翻刻

讀史管見

一下

貳

漢書門 類
九二八七 號
一〇五 函
二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二八七 號
二九八 函
一 架
6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287
冊數 6(2)
函號 298 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三代世表序

（五帝陪起）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宗旨）（映下 多闕）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葢其詳（應不可得而譜）（骨子）哉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葢其愼也余讀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應上多闕不可錄）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五帝帶結）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黄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儲選評曲折秀潔數尺有千尋之勢

序三代而以五帝陪起葢三代皆出五帝也通篇以闕疑愼

淺草文庫

傳為骨以孔子論次為宗以殷以前之畧陪起周以來之詳夫子所弗論者固不敢妄增即經夫子所序亦闕則從闕不失及見闕文之意訖於共和仍以五帝帶結寥寥短幅不過百三十餘字亦具如此章法如是結搆立論措辭不離孔子家法宜史記繼麟經而千古不磨也

楊慎曰六國皆為秦所併故以讀秦紀發端

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先斷後發）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申上僭）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起下六國）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插六國一無痕）是後陪臣執政（六國由大臣擅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出題法）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

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
一句總題　推秦独并天下之故　表六国而首
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
尾只論秦看他離合接卸之妙
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
文勢遒緊
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証上　忽出奇峯　此即險固形勢之說與天助意相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
挽抑而筆陣奇肆不可捉摸　借古作証
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
又將退又推敘
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
折
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其文

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
又折　議論更端
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
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應前可采
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紀踵
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
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觀覽焉

儲選評曰風雨合離波瀾上下

此篇序六國前後皆論秦事以六國併於秦也從讀秦紀開
端卸入六國看其起伏串插之妙及到六國正面仍不離秦

以爲陪序看其離合卸接之妙歸秦又提起重序看其議論展拓之妙仍歸六國以紀事作結篇法局法筆法句法無不入妙學者熟讀得其神趣文章之道思過半矣

時天下未定不可紀以年故表其月

數十年十餘世百有餘歲俱爲月字陪襯

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已包）
（下虞夏商周秦增含天字亟字立論）
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繇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歲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
（應亟字鎖）
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

起結分明

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蹟之興起（論秦事以推原）
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受命之張是通篇結斷處却度接無痕）（快論出以健筆）
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跌宕詠嘆）（翻古語轉出大聖）
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就天字結出受命）（應轉受命）

宕逸　儲評

嚴開止曰月表命題佳而篇中所論只言漢取天下甚速五
年之間三句爲一篇柱子無一字洗發月表却句句是月表
序

文特雋發跌宕可喜

此篇論漢得天下之速由于秦法爲之驅除此大聖受命所
以異于三代聖王也是漢家開國一篇大文字太史公歸重
聖德極力頌揚最得史臣大體○開首以陳項夾出漢家曰
卒踐是撇去陳項而獨重漢家矣又引虞夏商周秦得天下
之難夾出漢家得天下之易歸功於秦法驅除雖曰人事豈
非天命哉此篇章法頗易曉太史公最鄭重謹愼之文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此篇專論異姓

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與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戸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

（承上封誓）（串固根本二句）（伏子孫驕溢）（四字華古發今以貫一篇語脉）（起下兢兢二句）

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
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
應枝葉陵夷句冷
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秏矣罔亦
君之失　封前奉上法　臣之失　古今二字該括
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
推開有含蓄　攙論古今吞吐盡致
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
應作察其所封二句　應異所聞結明
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
所以之故收得緊切
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
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葛鼎曰反復得情於諸篇最爲爾雅

此篇論漢封建亭國不如三代之久因上之多所防下之有
所挾也多所防則罔密有所挾則不兢兢持身所以必致衰
微雖欲固根本而不能也臣固失矣君亦未爲得焉有無限
傷今慕古之意往復低徊廻環百折詞旨踈暢而局度謹嚴
說古處直捷用快筆說今處含蓄吞吐用婉筆有言外不盡
之言味外不盡之味讀者細細領其旨趣褒貶自見嗚呼主
挾今情臣追昔欵所以爲功臣慨也太史筆筆若歸罪功臣
正所以嘆惜功臣惜其不遇三代之時也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符瑞二字妖妄之本

提尚書曰三字爲典要

封禪書

（直提反說一句領起）（此段總冒通篇轉折處虛字）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最用意）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調笑語以莊重出之作史之體應爾）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毎世之隆則封禪荅焉及衰而息（放鬆一）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筆畧駐）尚書曰（大提挈大主腦）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山川（諸時祀生根）徧羣神（一作班）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封禪硬証）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徵巡狩以）

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附會封禪之始）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列）嵩高也五載一巡狩（五岳生根）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揷入神怪生根）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告也　揷入巫覡生根）（徵）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禨祥以附會符瑞之始）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

又提周官爲徵實

西畤一

騂駒赤馬黑鬣

紂淫亂武王伐之繇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頭一鎖）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照類帝禋宗）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照柴望山川）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頓）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周秦過峽正經典俚俗分路處　由典）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禮而入禨祥由禨祥而入符瑞由符瑞而入方怪由方怪而入神仙節七相生種種入化）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此作壇時之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也羝牝羊也

鍾惺曰漸說封禪上去其事漸幻其詞亦漸矣串落最妙

鄜畤二

蔣曰若石神物之名云字見不可考之意即下文其聲殷云之云

陳寶三

其牲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
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黄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音孚）
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巧幻人逢君之術）
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波瀾）
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
神祠皆聚云蓋黄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若莊若戲）
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應未作鄜畤句）（石雞也）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描寫）
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蔣云似其聲而不得因狀雄雞故謬謂野雞夜雊）

飲馬於河乃占兆之詞

伏祠四

密畤五

亭亭在牟陰

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耳句意即在云字中　或曰陳寶若來而有聲野雞皆鳴以應之）（不雅馴事妙）
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在錯出）
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
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禨祥）
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謬悠其說以閧下）
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線）（忽入齊忽入封禪奇妙）
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山名）
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伊陟以修德贊君仲父以無瑞應止君雖遜于伊陟而勝史敦多矣

一片妄心被仲父說得興盡自然而止桓公君臣不可及矣

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符瑞）曰古之封禪鄗（音部）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鍾惺曰串得無痕妙手

此段言方怪之始爲五帝祠竈

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一片承）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按繳平晉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能上天亦壽命）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不長求仙何益微詞可省　應管仲之言）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書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宏以方事周靈王（奇接方怪）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宏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國將亡）

張本
吳陽上時六

下時七

畦時八

聽于神萇宏爲偏也　蔣云萇宏死而方恠之言不息

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宏周人之言方恠者自萇宏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符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伏案）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提一句起着精神）或曰黃帝得土德（蔣云此爲政）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正朔張本）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

一片迂腐之談果難施用無怪始皇絀之也

一頌一議寫盡秦皇之侈諸儒之腐

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繇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巓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波瀾）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擻諸儒）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

鍾惺曰叙次八神皆在齊境可見非通行大典與或曰太公以來作之相應下文接用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極有灰線草蛇之趣

（封禪求仙俱以於是二字実接極狀）
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
川及八神（始皇之妄）（提綱）（特註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
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
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
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
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
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
萊山（罘萊二山名）（斗絶由入海也）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
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

鍾惺曰此轉妙甚皆爲漢武帝而設是作封禪書本領

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
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史記封禪是漢武求仙書耳故於言神仙處獨詳）
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求神仙張本）
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
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言淺而意深）
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
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
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
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輙引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鍾惺曰似從方士口中託出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
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
（秦皇漢武一轍故序次每每關照）
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
（句帶怨怒）
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
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
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
（求仙結局）
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
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獨收封禪）
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

鍾惺曰又總敘一番若開若合妙甚

唐順之曰序得錯落可喜

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
（音訛　亦自訛得妙）
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
（應德有意無意妙甚　秦漢過峽處將祠祀重）
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
（序一遍）
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
（音迭）
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
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
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
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
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

前文有雍州積高神明之隩諸神祠皆聚乃于此詳補之

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言其神應節而來祠也）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滻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嶓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而字轉下數十句）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

周宣王殺杜伯以非罪後宣王獵見杜伯執弓矢射王故祠之

提

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即辟雍）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此補遺也）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一句總上數十條）惟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烽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

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
（整肅）
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
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卽有菑祥輙祝
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
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楡社狗沛爲沛公則祠蚩尤
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
（應赤符）
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
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
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

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
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
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楡社常以四時春以
（應上蚩尤）
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
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
（二神名）
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巫纍之屬荊巫
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

茅氏曰詔祝釐官罷祝可因歲登而增幣何必

（句絶）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不祀）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

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言符命矣）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

鍾惺曰、舎墓二字亦奇

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
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此下叠下數言）
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
（字見方士以口舌播弄人主無所不至）（絻冕同）
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
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
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
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灞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
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
（采取也）（今列禮記）
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

鍾惺曰、方士伎倆何所不至

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
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
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
（駸駸乎神仙矣）
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
（應前）
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
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
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
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
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

鍾惺曰此處實不易下手

鍾惺曰說神君一段鄙褻之極正以笑人主之呆也

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入得無謂而妙）（大筆力）
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特提）（漢武許多事在此數句）（第一關鍵）
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
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
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
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婦人而好黃老亦奇）
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宏等明年今上初
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

宛若妯娌也

鄧以讚曰是一小傳文精簡造語工叙事有味態

鍾氏曰代他裝飾妙

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
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武帝外祖母）（以天子而祠）
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村婦之鬼古今未有）（提）（兩是時接入妖妄）（辟
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穀）（方藥）
其生長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鬼物藥物）
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
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田蚡）
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
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至是始以封禪爲不死之術

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
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下一神字寫盡驚駭宗奉〕
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
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入封禪連綴不死發合妙甚〕
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
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音劑〕
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
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

壇有八陛通道以爲門

令神仙食梟誕甚忍甚

〔上東下提〕
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
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
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
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
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神名〕〔神名〕
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俱神名〕〔神名〕
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忽無端插入妙妙〕〔以一瑞字粘合〕
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

獲白麟

先驗幻術引入聖王所以禁邪道也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示也）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于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誅文成恢矣隱之抑何愚也）其後則又（其後云云妄作又甚矣云云層頓挫入妙）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縣名人名）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卽巫神）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

余有丁曰、肅然形容最得

鍾曰、盡情嘲笑、

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
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
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
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妖淺中、又、夾入
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
典數
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
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
栗今陛下親祠後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

人之妄誕、武帝之輕信、着意描寫、

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
陰脽音誰邱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榮陽
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
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遥○繫○
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
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
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
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一頓○復○提○起○細○寫下漢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

錯綜天子心坎上語而以臣之師曰起之何等空靈隨手牽入塞河自然中竅

蔣氏曰驗小方遂認眞黄金可

武愛欺。方士欒大。爲甚故叙大。一良最著精神

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
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

刼動天子。 刼上以官尊之法巧而惡。

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

又牽及河決奇。 又杜後禍弄。

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

天子於掌中矣。 應隱之二字。

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

狡甚。

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

惡甚。 壽甚。

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
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
小方鬭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

成河決可塞抔動無限癡想太史公難顯言但輕輕映帶一句若近若遠接以是時上方憂云云

以鄭重之筆寫兒戯之事方士之狡天子之愚正當心滿

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
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
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於

貴其使矣

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戸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

豫拓 有親屬矣

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
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

武帝姊

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遺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

客禮待之也要無不

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

意足之時忽点出鬼集一句隱見福極禍來之兆

迎寶鼎

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得寫得可笑可憐）（作不了語）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
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
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捲上開下）
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鼎事引下公孫卿促成封禪事）
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
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嗢有黃雲蓋焉有（音燕温）
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
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

即上文有黃雲蓋者是也

鍾惺曰妙在其語皆不痛不癢

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學問）（漢人附會）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
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
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
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音話）（指麃也）
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此指高祖）（宜見於其廟）
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挿入接前方士入海）
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

札書甚誕所忠尚疑乃天子信之亦因癡想黃帝不暇致察而墮其術書中因一鼎硬將黃帝與武帝紐合以為前後同符癡想者焉不心動又窺帝志在不死詳言黃帝登天窺帝志在武

不了　陡接

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

歆動　聰明百漢武

功牽言黃帝且戰其他拔髯隨弓諸不經事皆出一時附會湊雜撰來欺帝耳今人乃認真奉為典要學士文人往往徵用入文是不特欺當日而欺後世矣此段五百餘言文字以黃帝起以黃帝收以鼎為綱以封禪為串中間以諸詭誕事為点染章法之妙乃太史公剪裁鄙俚之

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

歆動　妙引又切中　痛寫方士浮誕語　語語鄙俚以此知太史公

詞非公孫卿之本領也
陳氏曰人主此一念來方士之根也

狀物亦具鑄畫手段

入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躧音徙）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募神）上遂郊雍（接且郊）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醱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

灌水於釜中曰洎

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微詞點諷）公卿皆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下鼎事粗定）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鍾惺曰忽收誅五利大快

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

（遠接前入海求師）（結案亦慘）（接前候神太室）（中的語卿又強文之）（其言後先一轍）（應伐越）

鍾云至此乃發此一語何見之晚也

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

（封禪）（先事一）（微詞点諷）（先事二）（絕字屬下句）（示親殺也）（又一語投）

怪誕事寫出一時上下相蒙誑不出的光景

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
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
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黄
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
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確是腐儒伎倆）
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果不堪）
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
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用）（以下紀月紀日最詳）（先事三）
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戸封泰室奉（微詞点諷）

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
之泰山巓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先事四）
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起下不驗）
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
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時上下若狂千載歴歴）
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
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
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正叙封禪）
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

此段叙封禪正文、非重簡樸情節畢盡、細看仍帶微諷、微徼之詞、如書秘及夜有光封中白雲、皆諷也、獨奉車子侯同上封、暴病一日卒、徼也、爲妄邀福者鑑、

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霍去病子）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與李延年應上）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微詞点諷）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

是獨登封者可發一省、

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音移）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微詞）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微詞）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

旗星通鑑作填星

德星應

星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
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
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
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
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
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
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
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
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

房生芝

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
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
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
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
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
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
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
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
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

陳氏曰大旱則稱黄帝柏梁裁亦稱黄帝何事不可附會

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以下諸方士言稱黄帝俱幻鄙可玩）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歴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乙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不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

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
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
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
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
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
丈命曰大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
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
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

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
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
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
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
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不驗）
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地名）命曰
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
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

鍾惺曰反覆顧盼數四低徊

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趾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微詞点諷）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此段揔叙收拾）（令封禪）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收驗字）而公孫卿

（候神求仙武帝一生所興祀典作大結束倒裝句）

一篇疑到底至此方決
鍾曰長篇恰好妙結

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不驗餘証）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羈縻不絶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冷妙）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作書之由）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一篇題目）神者具見其表裏（在此句）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武帝雄才大畧祇以不死二字私據胸中以爲古眞有不死之人如黃帝等必欲覯之冀得其秘癡心牢結甫挑則動屢

破仍迷於是言神僊則信神僊言致神僊必由郊祠則信郊祠一時郊畤郊雍祠太一祠五帝諸事紛然遂浸尋而及封禪案此書封禪乃古帝王用報受命之典與求神僊以祈不死者有何關涉太史亦知其無關涉也但以身常扈從親見當時歷歷實有其事雖屬荒唐業已主信國從明著令典職司載筆若闕一不紀何足爲信史故借此大題目而詳寫之開手引尚書爲主腦以舜之類帝禋宗望山川徧羣神覲后巡岳爲硬證又連舉夏商周之賢君暴辟修德致祥悖德致妖將古之禨祥符瑞神怪巫鬼之類錯落埋伏於前見武帝

當日所行皆古帝王大禮絕非無典要者當時之言禨祥言符瑞言神怪言巫鬼皆古時所有古人所行亦非盡屬不經者處處遙應大力爲武帝回護爲當時解免此太史公經營之苦心也但武帝此舉雖啓於諸儒之附會誘於方士之詭誕實成於自已之癡心附會之詞尚不失雅訓若方士全不識詩書不知祀典以膚穢之詞傳猥瑣之誕令人見欲掩目聞亦作嘔乃入天子之耳而傾心不厭何也由其挾一不死之黃帝爲歆動武帝志在黃帝之不死故雖穢以爲雅雖誕以爲眞惟恐其言之不詳而已信之之不篤於是由黃帝而

及安期羨門而及海上神山言雖誕尚可誣罔中材至於祠神君祠竈祠巫神祠越鬼祠雞卜愈出愈奇實愈趨愈下鄉黨自好者不爲乃天子爲之而恐不及癡心勝也癡心勝則不特受欺於附會詭誕之徒且自欺而又以欺人也故少君病死而以爲化文成伏誅隱之以爲食馬肝及五利敗露伏誅快矣仍不悟復溺於公孫卿之誕詞以爲神山必可到僊人必可見不死之藥必可得癡心不了太史亦如其癡心以不了寫之曰欣然庶幾遇之曰益遣冀遇之曰羈縻勿絶冀遇其眞不一而足嗟乎天子縱一癡心遂幻出

無數誣幻之人幻出無限誣幻之事幻成數十年誣幻之世界如狂如醉如夢如兒嬉究之黃帝安在安期羨門安在海上之蓬萊方丈瀛洲不死之藥又安在也太史於有意無意間以其效可睹四字輕輕點破隱將全篇之妖祥神怪萬餘言文字括此四字內一舉而空詞若未了而斷案斬然矣他日武帝亦曰天下豈有神僊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數言也竟舉從前數十年之癡惑盡掃而歸之無何有之鄉亦曰其效可睹云爾有此悟所以異於沙邱之始皇終不失爲雄才大畧之主也愚思封禪既爲歷古祀典何以

古文不少槩見卽管仲所見十二君無懷爲首至帝嚳書傳無存固不足論自堯舜之後禹也湯與周也皆詩書所載虞夏以來之文可考而知亦未見有所謂封禪者大抵封禪卽古柴望郊祀之義古聖王德參天地道贊幽明升中於天而天神降瘞埋於地而地祇出其成民致神俱從欽翼之心相感故天人孚而祥瑞應管仲所謂殼事如麟鳳嘉穀之報實有其驗後世人主如始皇輩祇用以自誇其受命之符侈鐫功德全是驕心去古已遠武帝踵之以求神僊長生從癡心出益又遠矣太史用筆力紐合由典禮而入禨祥由禨祥而入符瑞由符瑞而入方怪由方怪而入神僊將唐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爲一將封禪與神僊牽合爲一將封禪神僊與白麟寶鼎房芝之德星牽合爲一將河決匈奴两越諸事與求仙牽合爲一處處微詞點諷以爲眼目全用活筆描寫虛字翻弄通篇無一實筆無一板句事本鏡花水月文亦鏡花水月雖有附會紐造之奇絕無附會紐造之迹論其事則千頭萬緒無一同科格格若不相入讀其文則橫衝直撞無不湊合節節而若相粘一氣呵成痕迹俱化筆力雄也結句含蓄淡遠令佞神者意興索然如水澆背則自三代以下及秦數

君之使神者皆當作如是觀也

規格與平準書同二篇倶可爲作史寫時事之法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